學案小識

卷十目錄

待訪錄

李簡齋先生　朱梅崖先生
任東澗先生　高紫超先生
高囊旃先生　顧　先生
彭　先生　王豐川先生
馮海鶻先生　吳輿巖先生
蔡溪巖先生　馬二岑先生
白含貞先生　張爾晉先生
陸翼王先生　王石隱先生
蕭文超先生　彭古愚先生
秦定叟先生　譚東白先生

待訪錄 一時搜求未得其著[illegible]之所論及者隨詳隨[illegible]

錢塘應先生

先生諱撝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闢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沒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間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

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礱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為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為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為此當自為

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糵不可以爲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生閎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

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益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恒陽未得親哭

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隘巷短垣恬如也太守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囁嚅未出及讀先生所作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甯知縣許酉山請主講書院造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交章薦之先生輿牀以告有司曰撝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先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卒年六十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

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
國計漕運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畧仿文獻通考而明代
事實尤詳又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婁嘉邵沈士
則姚宏任傳其學

廬陵張先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賓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建言鐫級去爲司業時刻鄒南皋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哭無炊烟瀕行不能具裝故人餽贐一無所受其狷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賓山集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賓山云樂者即吾之本

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卑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塡胸滿臆非用一番工夫一番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未集註朱子之意庸齋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簣山又述其山房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卽知思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簣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欲合知

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贊山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害人不止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

謂人所說過者不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已盡之說此足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馳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篔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經濟不是兩箇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即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來者則爲驕

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猷有爲而
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即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
最快又箕山謂夫子之道中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
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祁州刁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吉别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啟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屨常滿戸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

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曰言語不苟一曰取與不苟一曰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媿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先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

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鬢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
洽喪一倣文公家禮旣葬廬於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
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號感路人居恆木訥
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上下傾聽故州有
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流賊圍州城毁家
糾衆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設屋於西關
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山左難婦
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拜以重
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
舊終始如一愼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

君子爲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與刁再漴書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恒陽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爲恨聞尙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汚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江陰徐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世沐字爾翰家世江陰縣之青山晲號青麓又曰青牧少孤奉母祝太君力學自立補學官弟子見太極西銘諸書發憤志道嘆囿於舉業如井蛙焉其學篤信朱子切己反求務有益於身心其辯別異同抉摘影響之談務歸於下學實踐俾人無惑歧途而後已其虛心抑志不敢自是至耄年如一日先生少時猶及交太倉陸桴亭無錫高彙旃武進馬一庵諸先生往來論學以資其益關中李二曲南遊先生與深談久之二曲曰子學篤而行未廣則答以先生

行高而學不醇葢不苟同類此晩以子恪選拔入都攜之行遂館焉閉戸讀書日有記注滄柱仇公見而驚嘆颺言於衆由是安溪李公亟相訂交先生所著四子書易書詩儀禮周禮春秋孝經小學及明紀諸編統名之曰惜陰錄當湖手鈔其四書中精要語而爲之跋其爲當世大儒所傾服如此當湖御史罷官先生亦旋里越年當湖沒先生積學又二十五年八十有三歲疾革召老友陳克艱與訣遺命勿作佛事息心靜氣以卒論曰儒者於學術異同非模棱兩可則有爭氣焉先生無是也斯其爲篤信好學者歟其時克艱陳先生並起共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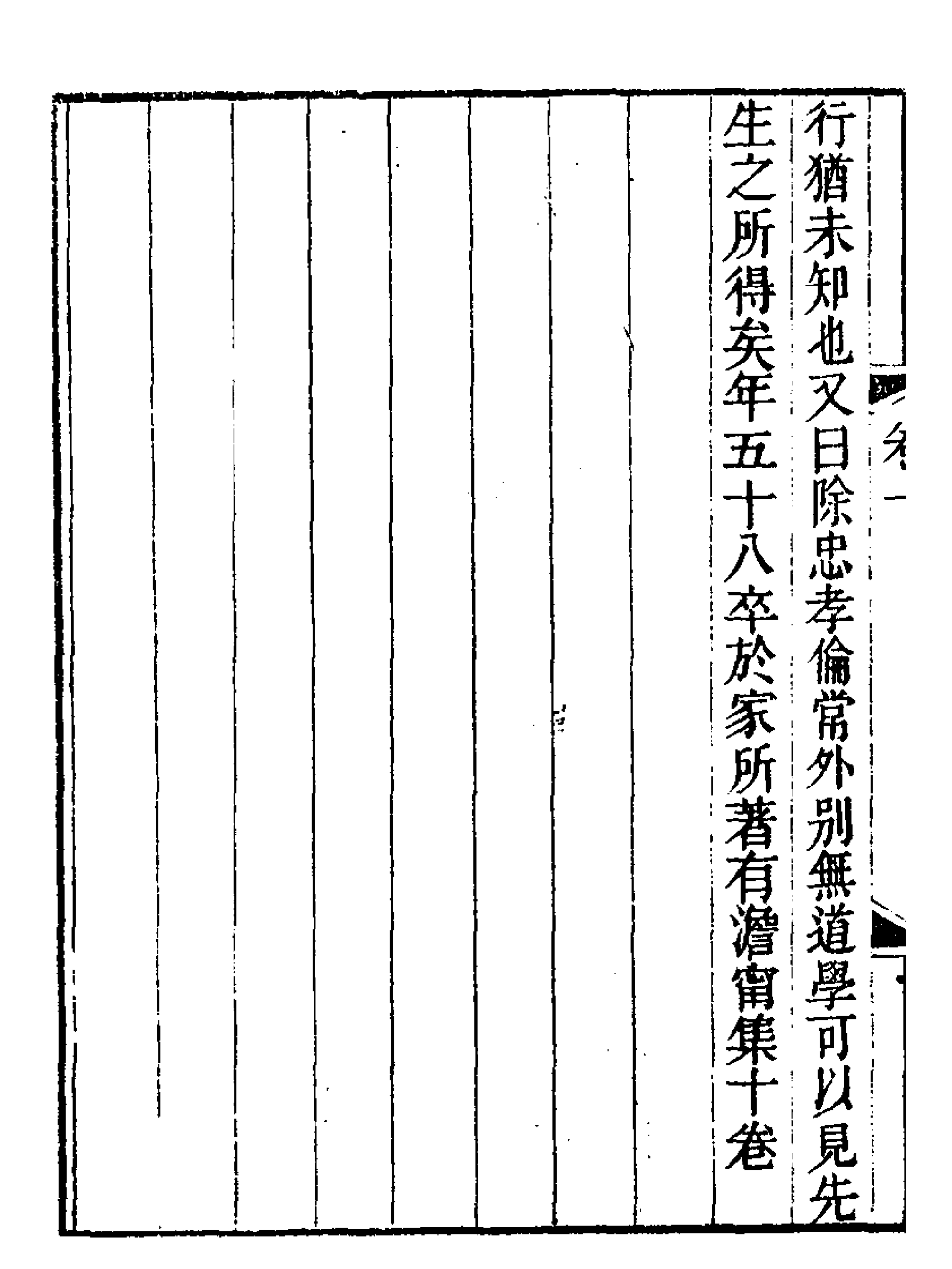
繼之則有楊文定公皆同邑人何江陰風氣之厚也有志者可以知所歸向矣當湖陸先生書其四書惜陰錄後日江陰徐子爾翰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强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

指點行道而設勿覘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與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何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

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
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奥今髮種
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
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義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
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董生之言徐子其
尙有以策我哉

磁州張先生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溍字尙若生而穎悟數歲讀書卽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卽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遂痊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戸讀書於身心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薈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日嘗曰眞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



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於家所著有澹甯集十卷

南豐謝先生

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菴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已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時甯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先生獨反己闇修務求自得

署山宋之盛過訪先生先生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城山講學旬餘於是皆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生友已而服其誠也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國家之事惟變爲難得失成敗恆在幾微呼吸之閒使闇者當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闇於終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遂遇事不震不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妬相而不

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煅煉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親受其任而激撓衡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煅煉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任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洊生也闇幸而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

篇又余友魏裕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闇又老且賤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神而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淩節而施亦不容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己達不離道似亦可以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其中能保其有

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堇亦未嘗不可泡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闕也

周好生先生

當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間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

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銖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

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劘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文簡庵比視浙學延爲兒輩師余貲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卽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爲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懇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似曹月川陸先生可擬薛文清然薛曹二先生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爲多幸焉當是時南有黃梨洲北有孫夏峰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峰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篤守

其師說先生與之往復辨論冀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
園先生之學當湖起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
湖相劘切故粹然一出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
已苟有志其奉是爲指南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張玉甲先生 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涖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爲勝忭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眞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略則

弊蠹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愚鶩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决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凉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爲令郎一助乎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貞庵魏先生序張西山文集曰天運郅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

尤賴有正大眞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
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
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爲
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
也然非眞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
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卽以西銘
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
宮俱有賢聲視學三吳三吳爲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
好綺靡工於鞶帨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
身先多士而猶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衍義儒

宗理要二書俾之循誦服習不爲歧途所惑而東南之
士風無復有風雲月露之纈紛矣遷蜀少參有滅寇功
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染難以猝治如鬭雞走狗六博
蹴踘以及師巫詛咒淫祠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
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涖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
而譬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
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與教化使人皆知繼
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而已此豈非明體
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經之論三教之
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别取舍皆窮源極渺而

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覩張君之正大真醇持論不刋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熙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使海內儒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閫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

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連城張先生

先生諱鵬翼字翬子晚號警庵翠庭雷先生爲之傳曰張先生幼知好學塾師教以作文取科第心疑之十四歲熟讀四書註參玩大全忽悟曰心當在身內身當在心內弱冠籍郡庠越十五年食餼越三十年歲貢質素弱初學導引攝生術五十後專用持敬寡欲之功神氣日固壽八十有三生值亂離十二歲明鼎革播遷飢饉而學不廢迨閩疆底定士務進取先生親老亦刻意場屋之學年四十遭耿逆變棄舉業乃返初志是時始見近思錄及朱子全集更十年始見薛文清讀書錄連城

處萬山中無師友先生銳志問學虛心集益而自治嚴
整終日端坐跬步不苟盛暑不袒裼事親養志無違居
喪疏食三年不內寢不外遊蓋動必以禮云讀四子五
經自識心得名說略輯濂洛關閩要言為理學入門又
為後四書采歷代名臣為相將諫三譜綜二十二史定
史案考古今疆域九邊阨塞黃河原委著中華世統圖
說當明季學術厖雜海內宿老如孫夏峰李中孚黃梨
洲尚多濡染先生與當湖陸清獻公並時宗主程朱異
地同心生平韜晦不自表暴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搜羅
碩彥悔未及知先生漳浦蔡文勤公書醇學二字表其

閭歿三十餘年閩當事題請列祀鄉賢論曰吾邑李徵君元仲長汀黎大參愧曾皆名在天下先生稍後出獨潛心理學而經世大務未嘗不日有杼軸也其時上杭吳一士窮經飭行卽授先生以讀書錄者也先生嘗自謂壯時遇黃遂登言道有進林赤章授以近思錄朱子全書且曰求道之要盡在論語是二人者皆莫考其生平始末爲可惜也先生晚年喜與長汀黃黿陽聲遊其及門則黃建中劉偉克傳其業閩汀學者當推先生爲冠冕云童先生積超曰警庵先生所居鄉名新泉所著書尙有芝壇日讀小記已鋟行皆切倫常日用之道考

其得力戴記爲多積超藏其與林赤章先生論心性手札又嘗過新泉男女往來分二橋道不拾遺市中交易先讓外客皆先生遺教林赤章先生名霞起號淑齋又與童玉鉉李崐峰董若水四人號四愚構四愚亭於冠豸山中先生結屋獨居山之深邃處讀書鼓琴地故無水禱而得泉玉鉉修山誌有二十四景先生效柳筆爲之記逆耿僞將軍劉應麟欲聽琴擄先生至郡先生白衣抱琴不下拜劉知難屈遽釋之又雷先生序先生鄉賢錄曰國家旌淑奬賢莫重於鄉賢之祀惟有司大吏得其人則無濫施無溢美舉以入祀者實惟州邑之坊

表斯足以興教化而美風俗乾隆十一年吾閩請祀鄉賢者僅三人而連城居二其一爲警庵張先生先生以明經遍大耋歿已三十餘年生平安貧力學不求人知人亦罕有知者當事能表章以樹風聲此足見聖化翔洽摩善不揚士人服古闇修未有終閟於後世者也抑吾於先生重有感焉先生年十有四講習四子書即知學在檢束身心然猶自言爲科舉帖括汩沒者二十餘年後遭耿逆變避亂得讀近思錄朱子全書乃翻然自悔返求初志至年五十二始讀辯文清公讀書錄自是窮經觀史學以日進著述等身而務敦實行暗

室屋漏如對神明嘗曰考亭易簀之年乃我下帷之始
葢俛然日有孳孳貞不知其老而且耋也使先生徒以
文名掇巍科膺膴仕持祿保位以歿世子孫挾勢力使
有地治者爲躋位鄉賢中其何以慊乎士君子而饜鄉
國之心哉且如先生卽不祀鄉賢其所爲不朽者自在
也與先生同邑而祀者爲爽泉童君年後於先生均可
垂範後學故人謂閩中此舉足孚公論云今先生之子
裒集文牒事實付梓敬書此以誌仰止之私云

魯南徐先生

先生諱用錫號晝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學士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云其族子楓亭周君汝峰從學久先生歿二君裒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峰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於鉉俾共商榷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蔡文勤公同出安溪李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鉉昔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先生罷官居里蕭

然不問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間及詩文書法津津有餘味焉

今上御位首起楊公於雲南先生與鋐亦先後蒙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年亦八十矍鑠如壯年人鋐以晚進追隨蝶園江陰二公同事

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而龐眉皓首碩德重望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

朝重熙累洽吾扶杖以覩德化之成耳堪陪侍從哉

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爲

宗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聞於文貞公者皆筆之於書不復自作其自持嚴慤詩序論書牘雜著碑版古文無一苟就者二君汲汲於圭美堂集欲使天下共探先生之學所從來匪獨不忘其師已也鉉自念生平幸從先生長者遊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是以識之

申孚孟先生

貞庵魏先生爲之傳曰申涵光字孚孟號鳬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逕外顧善爲詩端愍公宦遊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喪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壻也故省之

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葢字命士岸然高尙以古人自處與鼂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雕甯棄縣令歸日與之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鼂盟旣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焉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畢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

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冕盟乃跣足至京匍匐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爲德蓋冕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京邸而余之識冕盟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交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雲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某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

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
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鶖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鳧盟名應力辭之
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
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
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傳
靑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
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靑主者枕石漱流
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鳧盟亦以恩
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喪不及
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
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皐盟稱其選欲公言之
於當事皐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已辛亥
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誰
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
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
蓋皐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
李空同何大復亦兼採所長其他兢兢如也遂以詩名海

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掀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眞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騖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迂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般伯嚴於

冦難䁶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晩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遂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逃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偕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詰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

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絶俗混跡風塵蟬脫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黄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得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悳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概如此餘則載於觀伸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俞存齋先生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于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義真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强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滸或得以其暇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儕處

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

鑒統希垂照

溧陽潘先生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諸生幼與父母避讐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㴱窅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鐵大呼作鄉語覲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飯以養先生之學以子臣弟友爲主年七十四窮餓以死槀葬惠應寺側遺書鐵廬集五卷

睢州田先生

先生諱蘭芳字梁紫號簣山著有逸德軒文集稼書陸先生與陳子萬書曰田梁紫中州夙儒爲湯潛庵先生心折讀其呻吟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如何

黃岡曹先生

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

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

宜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

平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

對周詳

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侍

講惺辯論經義牽

敕同傳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先生之學半從新建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辯與陸王並敘雜而未醇是可知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討甫草在側猶以窮理盡性爲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庵逝世余

曾有詩弔之益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嘆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為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為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眞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愼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之為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愛斯人亦

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人以續
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羽翼
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咸一首以爾唱對爾
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錢塘沈先生

先生諱近思字位山號闇齋進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

國朝眞儒輩出平正切實一以朱子爲宗推平湖陸先生爲最錢塘沈端恪公則篤信平湖以上宗朱子者也公少習禪旣乃沉潛反覆乎六經先儒之旨以體驗於躬行踐履之實其令臨潁也修城築堤積穀勸學務爲百年利賴之計與陸先生之宰嘉定靈壽同其立朝也端方耿介表率百僚遇事多所建白與陸先生爲御史之直言讜論同顧陸先生在臺垣僅一歲罷歸再召已

不及待公由銓司驟擢卿貳陟總憲年未及耆而捐賓客嗚呼使公永其年所建樹詎止是哉公在朝與吾師蔡文勤公投契最深間以事至海淀則宿文勤公所鉉因得厠座隅聆緒論或聯床講析過夜分竊幸所得於公者實多公性靜默不妄言笑至其辨學術陽儒陰釋之歧遂世道人心義利公私忠奸賢佞之分界則如決百川而東注洋洋灑灑而不能自止公嘗出所纂陸子遺書屬鉉校訂萃總平湖陸先生諸書薈萃而類編之以裨後學者也既又得讀論語偶見錄其他著述祕而未宣今與令嗣君同官於朝乃得盡讀公之詩文劄記

其研理窮事根心而出平正切實與平湖陸先生如出一轍學者由此而得梯航宗平湖以上宗朱子如公之持躬覺世卓然爲一代醇儒視夫惝怳於空寂馳騁於功利炫鶩於詞章者其得失奚啻霄壤哉鉉不自揣敢識一言於簡端與天下用心正學者質焉又陸子遺書序曰平湖陸子學朱子之學能眞知實踐者也其治身居官立朝之梗概海內宗仰之余於年譜序中亦既言之矣其生平著述如困勉錄及點定四書大全皆其初年未定之書其問學錄讀朱隨筆讀禮志疑松陽講義衞濱日鈔及門人所編輯文集及三魚堂四書講義

四方學者或未之見或見其一二而莫覩其全卽全覩之而莫得指歸雍正五年余在都門總憲沈端恪公折節下士以陸子遺書屬校訂蓋公學陸子以上學朱子故於陸子之書沉潛反覆之久因倣近思錄之例以類相從而次第之以便讀者之尋求自道體性命之精蘊學問切實之實功異端之歧途聖賢之造詣莫不瞭然分明由此而上溯近思錄濂洛關閩之正脈無復有掘泥而揚波者矣是書公就稿而薨於位其門人李氏兄弟收藏之余視浙學喜其完好如初欲爲梓行而力未逮今荷

聖恩侍母歸養爰識此意以諗後之學者厥後是書梓
行與否無可考而沈先生之天鑒堂集亦不可得姑錄
其重刻陸宣公奏議序曰天地倫理之經莫大於君父
儒者性命之學莫先於忠孝昔孔子作孝經而無忠經
後儒於是有補不知忠孝原無二理故曰夫孝始於事
親中於事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四教之垂要之以忠
信一貫之唯守之以忠恕六經四子無一非忠經至理
特不以專名云爾唐陸宣公奏議一書真可謂之忠經
也孔顏曾孟而後周程張朱以前此千餘年間道統幾
絶所謂名臣大儒者勳業文章非無粲然類皆雜於功

名之私其粹然一出於正而能以道事君者唯公其庶幾乎今取其書而讀之其告君之大者如推誠接下聽言用人改過罪已散財絶賄貯粟定税馭將治邊天德王道體備用周見古大臣格心正君之學焉總之義利二者辨之至明一切雜霸曲學不敢陳於君前當時導利而害義者莫甚於裴延齡故公有奸蠹一書直言不諱九死不辭其忠誠激烈已足碎奸邪之膽而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者尚可激濁揚清嗚呼豈不盛哉恨公生不逢時不能盡其所學以究其用使以堯舜之道遇堯舜之君責難陳善言聽計從慨宏至理展布經綸雖接

踵臯夔比肩稷契可也近思來洽潁川建社學於北城簿書之暇與項子性存宋子之遜稍爲校定公書點讀付梓以授社學諸生自十五入太學讀孝經小學四書本經後卽令讀奏議使君父忠孝大倫早明於天性未漓之日而正誼明道堯舜君民之志不誤於蒙養先入之言則臯夔稷契本領卽成童初學而根基已定有以跳脫乎習俗之橫流埽除乎物欲之錮蔽從此而擴其識鍊其才充其學厚其養而暢發事業其或可以備聖世耳目股肱之一數爲當今第一流之人物乎刻旣竣遂書此語於篇端使有志讀公之書者日就月將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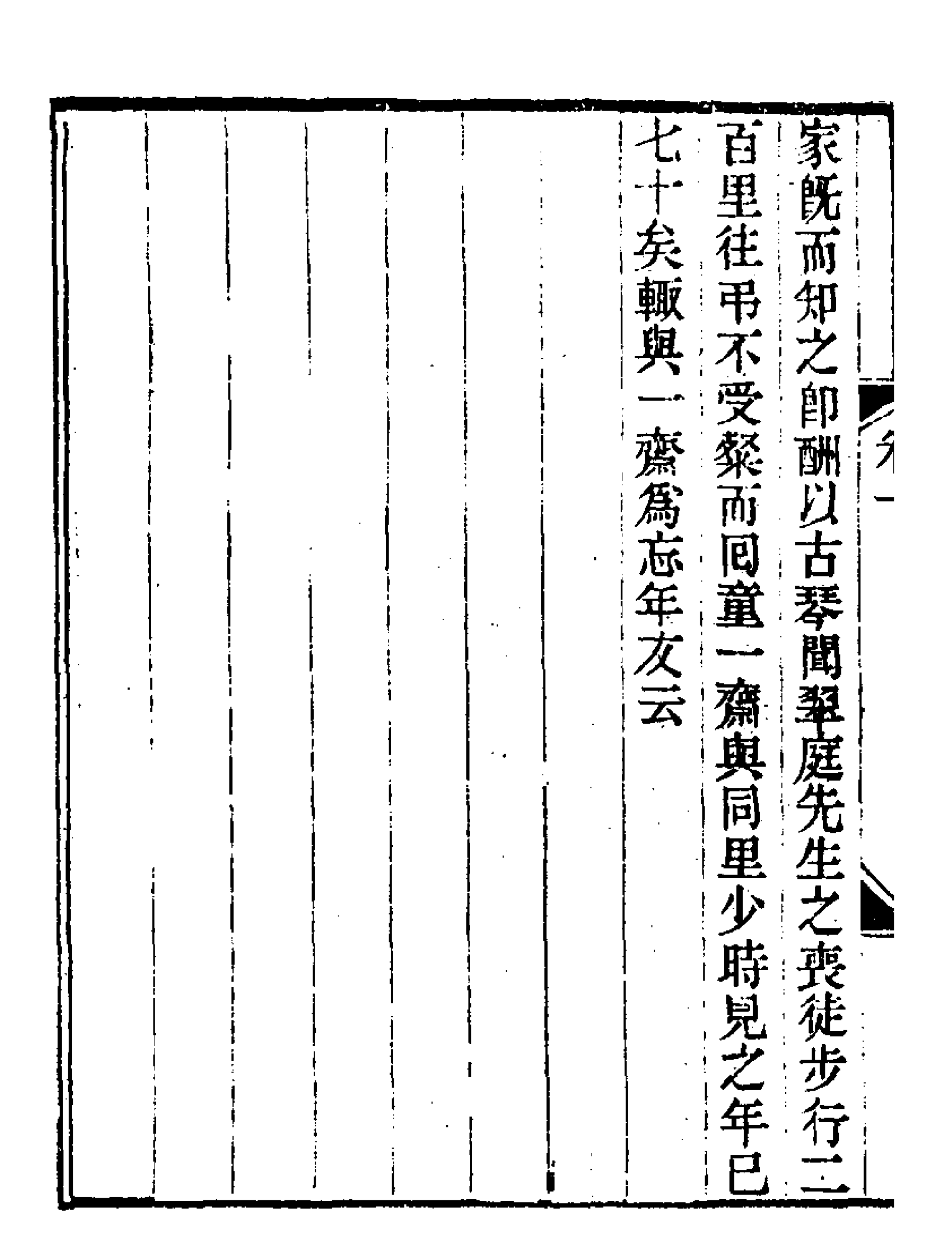
思力踐飲食起居時與公對心神智慮默與公通精粹潔白之操正大光明之業體之則爲眞儒用之則爲純臣庶乎無負讀公之書焉耳

李簡庵先生

翠庭雷先生爲墓誌銘曰雍正九年春吏部檄天下舉人需次縣令者先赴京學習政事而吾鄉連城李君既至隸戶部湖廣司越三月告病歸逾歲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卒甲寅秋余假歸省覲其子具狀來請銘嗚呼君之生平鄉國間知君者莫不稱爲有道之君子也君性端敏甫四齡成誦四子書能謹容節就傳習舉業兼攻詩古文既而嘆曰吾學自有身心性命所宜急者可以虛名騖乎於是究心濂洛關閩書以反躬切體爲務居蓮峯點石諸山者久之嘗曰學者惟利名之念爲害

最大越此庶可與共學自弱冠爲諸生年四十五始中
康熙庚子鄉試累上公車不第未嘗不自得事父母以
色養居父喪變俗以禮平居恂恂衣若不勝義所不可
堅執不能撼邑令杜某其父舊亦宰連城自爲生祠旣
去民毁祀朱子迨令至欲復之君毅然白太守爭之令
怒甚索君素行無可瑕疵乃已家居讀易彈琴聲殷或
不給余嘗與君語植志行身之方意相激切偶雜他賓
君卽默然余性喜暢談君嘗贈余靜穆二字然氣質難
變以此甚愧君君隸戸部以母病亟歸歸而竟先母以
逝君好讀易卒日自以未竟其志命子納易於懷以殮

余嘗謂學聖人必從狷者始君其庶幾乎君諱圖南字開士簡庵其號也生於康熙丙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年五十有七祖諱炯明歲貢生父諱夢箕歲貢生漳浦先生有傳嫡母黃孺人無出君兄弟三人皆趙太君出君其仲也娶周氏子男五女一孫男三孫女二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里某原銘曰以君而比衆猶古器不可瓦缶用志希乎前哲君其堪自悅嗟後之人必將有慨其風節蔡卿伊先生曰簡庵先生有子成文字仲彭爲名諸生境極困授徒歲終以徒學未成抱愧束脩有半受者有全卻者徒以感奮應舉饋贐固辭不受或遺其


家旣而知之卽酬以古琴聞翠庭先生之喪徒步行二百里往弔不受粲而同童一齋與同里少時見之年已七十矣輙與一齋爲忘年友云

朱梅崖先生

翠庭雷先生序其文集曰余之知梅崖自其爲諸生時始梅崖之族人投書求余爲其母節孝傳尺幅中皆淳古沖淡之氣余心異之已而知其出自梅崖越數年遂發解成進士入史館當是時天下人無不知有梅崖者名公卿咸刮目焉梅崖落落自如既而改爲縣令其落落如故遂改教職以歸余别梅崖八九年其貌加豐容加晬益和以平乃歎向之知梅崖猶淺也梅崖承先世詩書之澤胸中所浸灌無勢利之見兄弟朋友所切劘皆超然遠於俗歸而有毋可事兄弟友朋唱和之樂山

林池館又足以遂遊息梅崖挾其所有覷世之奔走風塵惝惝恐失意如桎梏之在身胷背以彼易此哉其文章不爲炳炳烺烺以動人視聽所謂淳古沖澹者嗜之久而彌篤其所自得葢在文字之外然則世之知梅崖者毋涉乎淺而不旣其深也其兄弟友朋以梅崖集付梓人屬序於余余𠁅莽言之如此

任東澗先生

理堂韓先生表其墓曰先生姓任氏諱瑗字恕菴號東澗學者稱爲東澗先生先生年十八棄舉業講學靜坐三年見心之妙者機既而嘆曰聖人之道歸於中庸極於盡性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豈是之謂哉於是取孔孟程朱之書潛玩力索久乃得於聖賢之要其爲學恪遵程朱遺規以上求孔孟心精其言曰不得聖賢心精不足以盡道之極致近世所謂心學以爲探本握要不知道精微而難窮心易蔽而多私心其所心非聖人之心也故得聖人之心則得道矣知聖

人之言則知心矣我

朝自孫鍾元倡道北方浙中黃梨洲起而應之於是姚江之聲焰愈熾而程朱之緒幾絕一時抗顏發難以相攻者多出於迂學腐儒或訓詁詞章之徒其道不足以自立其學不足以成物此愈衰彼愈盛平湖陸清獻公發聲振厲大聲疾呼欲挽頹俗反之正道然孤立無徒歿未久而流風漸微爲彼學者隨聲而起執其一說以槪大道滅裂聖言强以就己蓋自陽明逞其私智變易經訓至是習慣遂爲固然其視昔之陽取陰棄盜橫溢無忌矣先生憂之於是作反經說傳習錄辨辨其所極

導其所歸冀有志之士解其惑正其趨庶幾孔孟程朱之道賴以不墜是時先生年已八十餘蓋其積久深造洞然無疑於毫釐故其衞前賢佑來學如是其深且至也先生既隱居無所用於世世之知先生亦無以盡其底蘊今

天子初改元舉制科欲得道術閎深之士講求治理隆醇古之化而是時高安朱文端公方爲

天子所寵賴先生故識文端公欲以所學獻之君相慨然曰明良遇合千載罕覯吾其可一試於是應召入都及至而文端薨

廷試亦報罷自是遂決志不復出矣先生嘗佐父延平公平順昌寇與舉淮安水利俱有成效其營爲方略載於遺書亦足以考其濟用之大概也先生系出先賢任城伯七十一傳至諱蘭者始占籍淮安之山陽曾祖諱邦緯封文林郎祖諱三益武岡州知州封中憲大夫父諱宗延官延平府知府封中憲大夫曾祖妣陳氏封孺人祖妣毛氏朱氏封恭人妣李氏封恭人元配許氏繼室許氏男八人相甲子舉人由教諭陞建陽縣知縣先卒棟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栻附監生朴東模附學生早卒棫女四人槀生汪澍楊某郝某舉人李清馥其壻

也孫十有四人曾孫七人乾隆辛卯余遊淮安謁先生一見深相契顧余曰近覽君文見君之心久矣因自述爲學之方甚悉出所著書屬余參訂甲午秋八月先生已搆疾予至掖而出談甚歡博及經世之務因以淮揚水患爲憂閱三日河大溢先生輿疾出走九月二十八日卒於寶應之寓舍是爲乾隆三十九年距生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以十二月二日葬邑東七里塘所著書有纂注朱子文類一百幾卷論語困知錄二卷中庸困知錄二卷續編一卷補遺一卷易學象數傳心錄一卷太極圖說析疑一卷通書測二卷

讀經管見一卷小泉筆記一卷困學恐聞二卷反經說一卷陽明傳習錄辯二卷小泉集一卷知言劄記二卷朱子年譜一卷讀史衡說二卷史記論文一卷史記筆談一卷六溪山房文稿五卷六有軒存稿二卷寒山唫漫錄四卷拊缶集二卷和陶一卷六有軒詩漫抄二卷藝林一卷大學困知錄若干卷周易筆解若干卷越明年先生之孤楝以狀來請銘既而楊君稼軒復以書載楝之言曰銘以藏諸幽表以揭諸顯先君之德蓄於身有待於後將於君乎表之也嗚呼先生以倡明正學爲己任所爲書皆潛而未出余爲發其大凡使後來者考

焉又序其小泉筆記曰余讀三魚堂文集其講學尤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自羅整庵陳淸瀾以來未有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夫朱陸二子以學術相詆各具於其書後之人欲合而一之無是理也自朱子之書著爲功令習之者以爲過世之資至近世愈趨末而迷本旣不能充其所學底於光大又竊聞陸王者之緒論欲以空言相枝梧爲陸王者非有所假託以求於世其人類皆高明雄辯之士積其實力以與習功令者角故其勢往往而勝有明中葉以至於今其風未息原其得失出入糾紛非一說所能窮亦末流相激之勢然也然自平

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朱子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山陽任東澗先生自弱冠有志於學乘舉子業專一而求之至今八十年其於朱子之書章體句究之反躬以驗其合篤實闇修不炫於時著爲小泉纂記一書其大旨與平湖不約而同貫皆以尊朱子闢陸王爲急觀平湖之所以得則先生豈有勝之者哉夫自古立言之道必視其人有非可以口舌爭者世之志於尊朱子闢陸王者其尤知所自立哉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愈字紫超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即知向學日讀忠憲公遺書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植身艱苦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饘粥七日矣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張清恪公巡撫江蘇延主東林書院講會先生以疾辭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註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無錫高先生

先生諱世泰字彙旃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尊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恪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會與東林講會歙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既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江佑吳愼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無錫顧先生

先生諱樞端文之孫也從高忠憲講求朱子之學入

國朝韜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書

易晚爲易稿折衷至當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

薛胡而謂陳王不免有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

物並直接宋儒其志趨之正可知矣

甯都彭先生

先生諱任與同邑魏先生禧嘗集同志講學於易堂世所稱易堂九子先生其一也著有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之不晳而在於行之不篤九子中如甯都李先生騰蛟著有周易剩言邱先生維屏著有周易剿說南昌彭先生士望著有恥躬堂集皆易堂講學之人也

鄞縣王先生

先生諱心敬字爾輯號豐川受業於二曲先生著有豐川集關學編豐川易說其言易曰學易可以無大過是孔子明易之切於人身即是可以知四聖人繫易之本旨並可以識學易之要領又曰易是道人事之書陰陽消長只是借來作影子耳故曰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於陰陽消長處看得不明是影子不真亦屬捕風捉影又曰置象言易是謂懸空執象舍義是謂泥跡象義雙顯則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曰中庸一書是子思爲當日之言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兩引中庸之說以明

道易翼十篇是孔子爲當日之言易者視爲高深元遠故重申易簡之說以明易後儒往往索諸隱深欲以張皇易妙而不知反失其本旨又曰若易不關象不知義於何取不屬卜筮不知設著何爲又曰學者讀易不知求設教之本旨讀書不知洪範經世之宏猷每於河圖洛書穿鑿附會何切於實事實理又曰義言象占同體共貫廢一不得泥一不得後儒紛紛主象主數主理主卜筮主錯綜之處是舍大道而入旁蹊云云關中之學二曲倡之豐川繼起而振之與東南學者相應相求俱不失切近篤實之旨焉

湄縣馮先生

先生諱雲程字海鵬別號峪泉子七歲而孤感憤自立嘗謂平生有友五人本邑則雪木李子二曲則名世趙子鄠邑則爾緝王子晚得一人則二曲司訓茂林劉子又繼得瀟灑之友方白趙子二曲李先生爲之傳又同時有盩厔惠含貞先生思誠武進陸儁公先生卿鵠李先生皆爲之傳稱其學行云

武進吳先生

先生諱光字與嚴號野翁著有弄丸唫一卷大學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抄二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粕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

秦安蔡先生

先生諱敀允字紹元學者稱爲溪巖先生聞甲申之變絶意仕進閉戸讀儒書講求身心性命之學其弟敀賢號琴齋事親至孝亦以學稱

同州馬先生

先生諱嗣煜字元昭號二岑以古學自任通判山東權守武定州敵兵攻城城破死之二曲李先生謂馮恭定而後咸推二岑先生

華州白先生

先生諱奐彩字含貞號泊如出馮恭定公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陸海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黨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庵等以道誼相切磋黨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王省庵先生諱化泰篤志理學與黨兩一切砥密詣又同時有周先生澹園究心濂洛關閩立身行己大體卓然與白黨諸先生同爲一時學道之士

武功張先生

先生諱承烈字爾晉初喜任俠三變而留心正學折節周程諸先正書言動以之後遂準繩尺寸毫髮不敢苟云

陸翼王先生

先生諱元輔嘉定人三魚堂日記云陸翼王博聞而朴實君子人也家多藏書如儀禮經傳通解金仁山許白雲眞西山魏鶴山文集及西山讀書記陳淸瀾學部通辨皆由其家借閱云

王石隱先生

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三魚堂日記云諸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弁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晤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宇內所未有之書亦宇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庵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八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蕭文超先生

先生諱企昭漢陽人尊法朱子詆斥陽明而心平氣和一準於正非有涉於門戶之私其所著性理譜論讀書之序稱始於小學四書五經而性理大全二程遺書朱子文集語類曾齋遺書薛氏讀書錄胡氏居業錄高子遺書次之西山大學衍義又次之通鑑綱目十七史詳節吾學編又次之又著有闇修齋稿一卷

彭古愚先生

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僞命卒得不汚賊平歷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侃無所撓屈淸苦刻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心言八卷

蔡定叟先生

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陽明朱子晩年定論而作也分八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陽明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

譚東白先生

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說程子性卽理等說邵子道爲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

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并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